

JEAN ECHENOZ

让·艾什诺兹



切罗基

车槿山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让·艾什诺兹

切罗基

车槿山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切罗基/(法)让·艾什诺兹(Jean Echenoz)著;车槿山译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7.11

(艾什诺兹作品集;2)

ISBN 978-7-5404-8376-0

I.①切… II.①让…②车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5124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图字18-2017-210

切罗基

QIELUOJI

著者:让·艾什诺兹

译者:车槿山

出版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唐明 冯博

特约编辑:潘文柱 陈美洁

装帧设计:CANTONBON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8.5

字 数:136千字

版 次: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376-0

定 价:36.0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)

JEAN ECHENOZ

让·艾什诺兹



切罗基

车槿山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CHEROKEE

亲爱的让·艾什诺兹：

在你的《切罗基》里，除了大量的离奇古怪的谜语互相掺杂在一起之外，真正的神秘处就是它站得稳，令人着迷，而且好笑。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和所有的当代小说一样，它不过是一堆边角废料；而且《切罗基》是一堆特意混杂的边角废料，本应该互不相容。这一本可做参考的元侦探小说，这一股物料描述的狂热，这一种过分的影射将马耳他之鹰换作满嘴脏字的说拉丁语的鸚鵡，书里有上百个这样的暗示，还有这过分珍贵的写作，以自我和它自身的珍贵的悲惨自乐——这乱七八糟的，说到底，就应该是自毁，失败，一盘散沙。不过，没有。它站得住。反物理的方式：就好像桥牌搭的城堡成了一块砖。你让我惊慌，不过是热烈的惊慌。我能明白的，就只有书名了，不过，这首变成了KO-KO的“切罗基”，这是只和我们、你那只发疯的鸚鵡，以及查理·帕克的影子有关的事情。

总之，我很惊诧，因为这很了不起。

——让-帕德里克·芒歇特

《切罗基》获1983年法国梅迪西斯文学奖。

午夜文丛

Collection Minuit

策划：陈侗 鲁毅

ISBN 978-7-5404-8376-0



9 787540 483760 >

定价：36.00元

CAN
TON
BON

切罗基

让·艾什诺兹

切罗基

车槿山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JEAN ECHENOZ
CHEROKEE

© 1983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3 年法文版翻译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1

一天，一个男人从一间仓库里走出来。这是一间空仓库，在东郊。这是一个高大、强壮的男人，长着缺少表情的大头。这是黄昏。

这个男人穿着一件手织的红黄条纹套头毛衣，外面是一件不透明的塑料薄膜雨衣，上面有仿华达呢的凸纹。一顶小雨帽像扁鱼一样扣在他头上。他在仓库里一气睡了五小时，现在他一边走路，一边不断地看着左面、右面、身后。他很小心。前一天晚上他偷了一大笔钱，他怕被认出来，他不想被抓住，他不想让人把钱再拿走。

在离仓库不远的的一个兼卖香烟的酒吧里，挂在大咖啡壶旁边的菜单上画着三明治、煎鸡蛋、奶酪片。这个男人看了很长时间这些画儿。他喜欢各种东西的形象，他对形象比对名

称更敏感，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也比对价格更敏感。他向店堂转过身来，那儿只有三个消费者，两个正在拥抱，另一个孤单单的，很老。他要了一个热狗和一盘格律耶尔奶酪。

——一块儿上？侍者问。

这个男人没有回答，但他说他还要一杯柠檬啤酒。他站着等，一只大手放在吧台，目光一直环视着周围。侍者给他端来时只说了三句应酬话，这是先生要的，齐了，祝您好胃口，但对此这个男人仍然没有回答，甚至没说谢谢。这个男人话很少。他张开大嘴，吃得很快。他恢复了体力。他一口喝光了他那杯玫瑰色饮料，把一张钞票放在面前，没等找零钱就出去了。他开始行走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想知道时间，他的手表指着三点二十分，这似乎不对：这个男人认为此时处在十九点至二十一点之间。他大概连这个将要结束的日子是几号也说不出来，他只知道现在是十一月。他把手表靠到耳边，使劲上弦，解开表链，握在手里摇晃，又听了听，然后扔到前面，加快脚步把它像蟑螂一样踩烂。

他周围人很少，车很少。一次来了一辆警车，而这个强壮的男人挤进一栋楼房的入口处，靠着一个高高的垃圾箱，垃圾箱里有一只瘦骨伶仃的猫发出急促而愤怒的叫声。走了更

远，过了更长时间，他走过一个灯火通明的加油站：在一间玻璃亭子里，一个身穿白色长工作服、头戴斑点鸭舌帽的值夜人正趴在桌上打瞌睡，仿佛是被他身后那匹高大的红色飞马踩在那儿似的。然后紧接着是一扇耸立的大铁门，门旁滞留着三十来个成对、成群的男女，艳丽的衣服不时地划破夜色。这个男人跨进大门，门后有一道狭窄的金属楼梯伸向空中，悬在一片看来很宽广的场地上方，通往一座巨大的建筑物，建筑物的混凝土是新的，刚干。台阶高处有一个岗亭，里面的一个人向他要了六十法郎，然后这个强壮的男人穿过一间没有装修的大厅，地上是一条条的新水泥印，墙上凹凸不平的框架，这儿也有一些成群、成对的人。似乎没人注意到他，尽管他很肥胖，他的服装和步态很奇特，帽子像比目鱼，神情像野人。

然后必须走下一个新的楼梯，楼梯是笔直的，又宽又深，边上一排绿色霓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。一阵强烈的音乐膨胀着朝这个男人升上来。在台阶底部，音乐达到极点，变得抽象，大音箱犹如在魔鬼搅拌机中滚动的机床，发出异常响亮的尖叫，人们可以在这片喧嚣中听见可怕的笑声。这是一片昏暗的平地，像体育场一样开阔，一道道强烈、迅捷的彩光在地

面上不断地扫来扫去，间或还有震颤的频闪，上千人在这儿跳舞。

这个男人找到了一个位子，靠在带暗灯的吧台上。人很多，圆凳都被占了，第二圈或第三圈的人只能站着喝。这个男人叫了一杯柠檬啤酒。酒吧侍者目光严厉地递给他一张饮料单，上面没有这种混合饮料。他们交换了两三个手势，侍者给他拿来了一杯进口啤酒，然后要他立即付账。这个强壮的男人想在兜里再找一张钞票，但没找到，于是换到另一个兜里翻了翻，掏出一大摞扎着粗皮筋的大面额钞票，侍者严厉的目光突然变得亲切了。他付了账，把零钱装回口袋，转过身来，背靠着吧台，现在他要看着跳舞的人，看着跳舞的女人，慢慢地喝这杯啤酒了。

紧挨着他的圆凳上坐着一个高个儿男人，比这个强壮的男人还高一点，尽管他已经又高又壮了。高个儿男人只高不壮，他名叫乔治，姓是夏夫。与强壮的男人相反，他面朝吧台，杯子放在面前，无意识地看着酒吧侍者。侍者在按照顾客的要求配制各种酒水，空闲时就跟一个年轻人说话，这个年轻人脸色苍白，两鬓剃光了头发，穿着一件带流苏的麂皮茄克，坐在吧台的另一头。

现在侍者又有片刻空闲了，所以他又跟年

轻人说话，同时用目光指着强壮的男人。他说话声音很低，但尽管有音乐，年轻人似乎还是听懂了：他从圆凳上滑下来，平静地穿过喝酒的人群，走近强壮的男人，走得非常近时对他说了什么，乔治·夏夫无法听见。

强壮的男人惊跳起来，想往后退，撞到了吧台。年轻人的嘴唇又动了动。乔治·夏夫被他们之间昏暗的人群和嘈杂的声音遮蔽住了，他突然看见一把剃刀闪动了一下，刀片瞬间反射出一束黄色的光芒。此时不知在什么东西的作用下，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，乔治·夏夫猛地撞上了强壮的男人，强壮的男人踉跄着，年轻人弯下腰想抓住他。乔治·夏夫就在旁边，于是他狠狠地飞起一脚，踢在年轻人的鼻子上，年轻人喊着一些难以听清的话，双手捂住自己的脸，剃刀马上消失在舞蹈者的鞋下。强壮的男人飞快地看了一眼高个儿男人，然后离开吧台跑向楼梯，在跳舞的女人中间像野猪一样粗暴地挤出一条通道。乔治·夏夫跟着他跑去，在大厅中赶上他。

——出什么事了？他问，你需要帮助吗？

对方瞪着他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动不动。

——克罗克尼昂，他说。克罗克尼昂。

克罗克尼昂，这算什么东西，这不是一个人名，这没有任何意义。但这个东西退了一

步，更快地又退了一步，转过身，消失了，而那个叫做乔治·夏夫的人则重新走下楼梯，再次来到吧台前。酒吧侍者以平常的方式招待他，拿剃刀的年轻人已经不见了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乔治在早上将近六点时离开这个地方，过了一会儿他就在马真塔大街的一个咖啡馆里吃起牛角包来了，大约七点半时他经过共和国广场，走过消防队营房，营房前偶尔会有一些住在大篷车里的算命女人。此时这儿正好有两辆大篷车，一辆是敞开的。他敲了敲门。

——男人来算命的可不多，蒂拉纳太太说，尤其是在这个时间。进来吧。

她列举了好几种方法，乔治选择了水晶球。但他刚一坐下，夜晚的劳累便悄悄征服了他，他一直均匀地呼吸着，眼睛闭着，头微微地偏向一边。算命女人从圆球上抬起眼睛，看看乔治，又皱着眉头看看圆球，然后又看看乔治，然后再看看圆球，她陷入沉思，两根指头托着下巴。算了，我就告诉他吧，她嘀咕着站起来。她绕过桌子，走近扶手椅，向睡觉的男人弯下身来。

——你将有一次巧遇，她在他耳边轻声说。你将去旅行，一次小旅行。你将挣很多钱。

乔治蜷缩在扶手椅里嘟囔了一下。算命女

人向她投去怜悯的目光，在他腿上盖了一块花格毛毯，然后没有关门就静静地离开了自己的大篷车，来到旁边的大篷车敲了敲门，她的女同行把她让进去，给她准备了一点咖啡，她们观察了咖啡渣。

乔治·夏夫有一辆蓝色的德国车，它经常出故障。当它出故障时，乔治·夏夫就步行，那天他就是这样来到寺庙街，碰见了韦罗妮克。说真的，此事的经过非常简单。比如说，他问她几点了，她回答说自己的手表快了，他声称不管什么时间都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知道她叫韦罗妮克了。他陪她走了一段路，一直走到寺庙街花园，那儿种着各种各样的大树。他邀请她到家里来做客，想给她留下地址，但在口袋里除了一张新地铁票外没有找到别的纸，而她只有口红可以用来写字——这两样东西的尺寸不兼容。她说她会记得地址的，明天三点。他们分手了，他们相对着转过身。她穿着一条旁边系带的天鹅绒裙子和一件米黄色粗毛料上衣。现在是明天两点，乔治已经坐在窗